

我的三个“清华” ——写在清华社科百年传承之际

○古明明（2010级博，社科）

2026年是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科创立百年。笔者受邀参加清华社科学科百年发展大会，并作为校友代表之一在学院校友年会暨高质量发展讨论会环节发言。以下是以这次发言内容为主体的文章，回顾了笔者与清华结缘、得清华教诲、受清华影响的求学和工作之路，并同大家一起展望清华社科美好的未来。

尊敬的学校领导、学院领导，尊敬的师长，亲爱的同学们：

上午好！我是2010级政治学专业博士毕业生古明明，是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复建改组后招收的第一批学生，现就职于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从事领导人著作、党的文献、党的历史编辑和研究工作。值此清华社科百年纪念之际，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回到清华园，很想在教学楼里再聆听老师们的谆谆教诲，在明斋的小会议室里再同师友们来一场研讨式“头脑风暴”，在荷塘边再惬意地漫步几回……然而，这些十几年前在园子里读书时的日常，今天却成为所谓“工作繁忙”的自己的一种奢求了！

不过看到在座的一些熟悉的师友们、很多年轻的新学友们，我仿佛又见到了从前那个刚步入清华时的自己。在学校115周年校庆和社科发展百年的历史节点上，想与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三个“清华”，回首一下自己如何与清华结缘，学校以及社



古明明校友发言

科学院、政治学系如何一步步引领我做一名合格的社会科学领域的观察者、思考者和研究者的。

首先说一说我的“清华缘”。我成长在云南昆明，那里也是抗战时期的大后方。我父亲任教的云南师范大学承袭了原西南联大的校址，同时也保留了当时三校遗留下来的一些科系设置、文化传统、资料档案等。在这样的氛围中，我从小就记住了清华、北大、南开名字，我就读的师大附属幼儿园、小学、中学也都是当年联大附属子弟校演变而来的，我们的校园文化和各种活动深深打下了西南联大的烙印。我小时候时常玩耍的联大校舍旧址、上学路上总要经过的闻一多先生旧居及殉难处、时常游览和光顾的汪曾祺先生笔下的昆明翠湖名胜和小吃……这些幼儿和少年时代的点滴串联起了我对西南联大的最初印象。清华作为三校中的翘楚，自然也成为我最想考入就读的大学。然而，由于

当年清华的文科本科招生在云南还没有投放名额计划，在那个估分报考、第一志愿滑落就只能就读普校或是落榜的年代，我只得抱憾进入另一片人文社科高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一直到硕士毕业。但在我心中始终萦绕着清华梦，通过之后的辗转我终于在后来的博士阶段圆梦清华园。

其次聊一聊我所认识的“清华人”。如果说清华是一个巨大的“能量场”，那么这里造就出来的、同时也在不断成就这个能量场的“清华人”才是这里最为宝贵的财富，我最早认识的清华人是少年时代从书里读到的前任校长梅贻琦，他那句著名的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不但让我理解了“大学”的真谛，也让我对清华这所学校对“大师”的看重、对师资的重视有了初步的了解。后来，当我真正进入清华学习的时候，我对“清华人”产生了更为具象的认识，因为他们就是一个一个学习、科研、生活在我身边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人。这里有学富五车的学界泰斗，也有毕业不久辛勤备课的“青椒”；这里有学业小成仍然泡在实验室、图书馆的研究生学子，也有刚步入校园满怀求知欲的中国最顶尖本科生；这里有为教学科研付出辛劳的行政辅助老师，也有保障校园运转而坚守岗位的后勤服务人员……这每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用自己的奉献拼接成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清华。而之于我，深刻记忆深处的还是我们社科学院里那些先生们，我们社科学院曾经的李强院长，我的恩师政治学系张小劲教授、景跃进教授，还有我的前领导和同事、现任政治学系主任杨雪冬教授，以及今天的新生代领军人物孟天广教授，等等，是你们用自己

的学识和对高等教育事业、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孜孜以求，为清华、为清华社科的赓续与发展不断贡献着力量。

再次谈一谈我理解的“清华魂”。离开校园后，我们每个毕业生都会被打上新的社会身份和标签，但是唯有“清华”的学历印迹是会伴随我们一生的耀眼光环，外界为什么会“高看一眼”我们清华的毕业生，无非就是我们身上展现出的一些被社会公认的优秀品质，而这种品质以我个人的理解就是贯穿每个清华人一生的“清华魂”，以前很多前辈已经将“清华魂”的精髓概括为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样说虽然也很符合一种宏观意义的内涵，但是其实我个人更喜欢的是那句朴素的“行胜于言”，因为当我们走出校园从事各行各业的实际工作时，只有用脚踏实地、饱含创新又富有远见的工作业绩去践行“清华魂”的时候，才是让社会真正看到我们清华人价值的时候，也才能让我们自己无愧于“清华人”这个神圣的标识。

限于时间关系，我的三个“清华”只能简述到这里，这三个“清华”粗略勾勒出了我到清华前、在清华时、离开清华后的一些心路历程。今天回到这里作为我系的校友代表发言，我的心情十分忐忑，因为清华滋养了我、成就了我，又不停地鞭策着我；而我似乎鲜少为她做点什么，自己也无非只是一个默默从事着相关理论研究工作的普普通通的清华人而已。但是我要感谢学院校友办，感谢张老师、天广的邀请，你们为我提供了一次再次审视自己、找到未来努力方向的契机，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又将是新的起点。

最后想分享一个小故事，与大家共勉。我工作单位的党史大家金冲及老先生

□ 荷花池

于2024年94岁高龄时逝世，在他病重前夕还一直笔耕不辍从事党史研究，产出了很多高质量研究成果。这位公认的党史专家起初是研究文物的，40岁之后才开始转行专门从事党史研究，他把后半生半个世纪的时间奉献给了党的历史和文献事业，终成一代大家。他的事迹告诉我们，其实哪怕我们现在下决心去干一件事也不晚，只要专注、坚持和勤奋，我们都有机会、有可能把这件事做好，毕竟作为清华人的我们已经具备了非常优越的基础条件。

我从事领导人著作和思想的编研，犹

记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在哲学和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清华社科发展百年的今天，我祝愿在座的各位都能按照总书记的指引、以前辈为楷模，找到自己的兴趣点，现在就决心去深挖某个领域研究的“富矿”，那么我们下一个社科百年的兴盛就指日可待！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一定有着更加灿烂的明天！

谢谢大家！

清华大学图书馆“钱杨书屋” 启用仪式举行

5月25日下午，“好读书 读好书——清华大学图书馆‘钱杨书屋’启用仪式”在图书馆老馆举行。校党委副书记过勇出席仪式。图书馆党委书记邹欣主持仪式。

过勇表示，钱锺书与杨绛学长是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是淡泊名利的精神楷模，更是“好读书、读好书”的践行者、推动者与引领者。“钱杨书屋”的设立，首要之义在于立德树人、赓续文脉，为师

生提供走近大师精神世界的机会；更深层次在于引领阅读风尚、涵养书香校园。希望广大师生以两位学长为榜样，把“好读书、读好书”落实为实际行动，让阅读成为校园中最持久、最动人的风景。

与会人员观看了纪念短片《杨绛：最爱图书馆》。图书馆馆长金兼斌介绍了“钱杨书屋”的建设背景与过程。“好读书”奖学金获奖代表、日新书院2024级本科生杨赫敏，“好读书”主题征文代表、校友袁少杰，外文系主任吴霞，原党办主任白永毅，法学院教授王振民，商务印书馆学术编辑中心主任陈洁先后发言，从不同角度追忆了钱锺书与杨绛学长治学、为人的精神品质，表达了静心读书、潜心治学的决心。

仪式开始前，与会嘉宾共同参观了“钱杨书屋”。

学生部、研工部、校团委、校友办、教育基金会等主办单位、支持单位负责人，师生代表、校友代表、图书馆馆员代表等60余人参加仪式。（图书馆）



老馆内的“钱杨书屋”内景